

增修詩話總龜

十



百家詩話總龜後集卷之二十一

留題門

澧陽道旁有甘泉寺因萊公丁謂曾留行記從而題詠者甚衆碑牌滿屋孫諷有平仲酌泉曾頓轡謂之礼佛遂南行高臺下瞰炎荒路轉使高僧薄寵榮人獨傳道余獨恨其語無別自古以直道見黜者多矣豈皆貪寵榮者哉又有人云此泉不洗千年恨留與行人戒覆車害理尤甚萊公之事亦例為覆車平因過之偶為數韵其間有云已憑靜止鑑忠精更遣清吟洗謬喙蓋指二公也

碧溪

黃州麻城縣界有萬松亭連日行清陰中其館亭亦可愛

適當關山路往來留題無數東坡傷耒者不嗣其意嘗
有詩云十年栽種百年規好德助人無我儀又云為問
幾株能合抱殷勤記取角弓詩中壞嘗徹碑有士題云
舊韵無儀字蒼髯有恨聲不可錄若溪

張祐喜遊山而多苦吟凡所歷僧寺往往題咏如題僧壁
云客地多逢酒僧房却厭花題萬道人禪房云殘陽過
遠水落葉滿疎鍾題金山寺云僧歸夜舫月龍出曉
堂雲寺影中流見鍾聲兩岸聞題孤山寺云不雨山
長閨無雲水自陰斷橋荒蘚滋空院落花深如杭之
靈隱天竺蘇之靈岩楞伽常之惠山善權潤之甘露招
隱皆有佳作李涉在岳陽嘗贈其詩曰岳陽西南湖

上寺水閣松房遍文字新釘張生一首詩自余吟着
皆無味信知僧房佛寺類其詩標榜者多矣

葛常之

溫公治第洛中闢閤曰獨樂其心憂樂未始不在天下
也其自作記有云世有人肯同此樂必再拜以獻矣東
坡賦詩云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蓋名其得人心也
又云撫掌笑先生年來學瘡癰疑未盡命名之意

同上

沈約命王筠作郊居十詠書於壁不如篇題約云此詩指
物程刑無假題署老杜贈李潮八分歌云吾甥李潮
下筆親開元已來數八分潮也奄潮乎潮乎柰尔何
退之招揚之罟之罟南山來文字得我驚我令之
罟歸實侍栢與馬之罟別我去計出栢馬下我自之

果歸入門思而悲之果別我去能不思我為作詩招
之果晨夕抱飢渴嘗戲謂此二詩直不須題署也黃

常明

子美詩誅予初一畝廣地方連延敢謀土木麗自覓面
勢堅經營上元初斷于宝應年又題衡山縣李堂云
旄頭彗紫微無復俎豆事於乎已十年儒服敝於地衡
山雖小邑首唱恢大義講堂非曩造大屋加塗墍下可
容百人牆隅亦深邃林木在庭戶密榦疊青翠有井朱
憂時輓轡凍堦所采詩倦跋涉載筆尚可記豈不是草
堂縣學紀

李翱皇甫湜集中皆無詩世傳翱有縣君好埽渠一詩并

傳燈錄載荅藥山一偈。湜祗有浯溪留題一篇而已。

許彥周詩話云。牧之題桃花夫人廟詩。細腰宮裡露桃新。脉脉無言度幾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僕嘗謂此詩為二十八字史論。

茗溪漢隱曰。牧之於題詠。好異於人。如赤壁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題商山四皓廟云。南軍不袒左邊袖。四老安劉是滅劉。皆反說其事。至題烏江亭。則好異而畔於理。詩云。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項氏以八千人渡江敗亡之余。無一還者。其失人心為甚。誰肯復附之。其不能卷土重來決矣。

許彥周詩話云牧之作赤壁詩折戟沉砂鐵未消自將磨
洗驗前朝東風不與周卽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意謂赤
壁不能縱火卽為曹公奪二喬置之銅雀臺上也孫氏
霸業係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炭都不問只恐沒了
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

南唐書云韓熙載自江南奉使中原為感懷詩題于館壁
云僕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再去江北遊舉目無相識秋
風吹我寒秋月為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苕溪
漁隱曰余家有韓熙載家燕面箇中題此詩后四句
嘗以問相識間云是古樂府今觀此書方知其悞也

苕溪漁隱曰題吳江三賢堂內陸龜蒙詩云千首文章

二頃由囊未有一錢看却因養得能言鴨驚破王孫舍
彈丸談苑云陸龜蒙居笠澤有內養自長安使杭州舟
出舍下彈其一綠頭鴨龜蒙遠從舍出大呼曰此綠頭有
異善人言 將獻天子今特此死鴨以詣官內養少長
宮集信然厚以金帛遺之因徐問龜蒙曰此鴨何言龜
蒙曰常自呼其名遊道場山何山詩云白水田頭問行
路小溪深處是何山高人讀書夜達旦至今山鶴鳴夜
半汪彥章何山何氏書堂記云寺有何氏書堂圖記相
承以何氏為晉何楷楷嘗讀書此山後為吳興太守以
其居為寺而名其山

寄贈門

子美詩遠行無自內熱比何如寄是云舊好事今能否
老去新詩誰與傳岑參云喬生作尉別來久固君為問
平生否魏君校理復何如前月人來不得書夫子素多
疾別來未得書比庭苦寒地體內今寒如樂天寄夢得
云病後能吟否秋來曾醉無退之贈崔立之云長女當
人事誰助出悅縞諸男皆秀爽幾能守家規亦比書
一通也

張均張均兄弟承襲父寵致位嚴近皆自負文材覬覦端
揆明皇欲相均而抑於李林甫欲相均而奪於楊國忠
自此各懷觸望安祿山盜國均相祿山而均亦受偽命
肅宗反正兄弟各論死非房琯力救豈能免乎老杜

贈均詩云通籍踰青瑣亭衢照紫泥靈虬傳夕箭歸馬
散霜蹄言均為中書舍人刑部尚書時也贈均詩云翰
林逼華蓋鯨力破滄溟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鼎
尚寧親公主禁中置宅時也二人恩寵烜赫如是則報
國當如何而乃數亂天理下比逆賊反噬其主夫豈人
類也哉

黃常明

杜甫累不第天寶十三載明皇朝獻太清宮饗廟及
如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
故有贈集賢崔于二學士詩云昭代將垂白途窮乃叫
闌氣冲新象表詞感帝王尊天老書題目春官驗討
論倚風遺鴨路隨水到龍門舊注陳希烈常見素為

宰相而崔國輔于休烈者皆集賢院學士也故末句云
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可謂不忘於藻鑑之重者矣按
唐史是歲陳希烈為相至八月見素代之而甫集有上
見素詩云持衡置藻鑑听履上星辰則甫之文乃為見
素所賞非希烈也

同上

牧之贈何宜一日讀十紙一月讀十箱古人讀書以紙計
范雲就袁叔明讀毛詩日誦九紙又袁俊家貧無書
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為計

碧溪

故事門

余嘗論李廣以私憾殺霸陵尉
褊狹險刻決非長者
所以不侯非直殺降之譴也因觀坡云明年定起故將

軍未肯先誅霸陵尉恐亦寓此意

史傳襲稱兄弟為友于故淵明詩云并喜見友于子美云
友于皆挺拔又山鳥山花吾友于南史到京徒武帝登
北顧樓賦詩荅受詔便就上以示其祖慨云荅定是才
子番恐卿後來文章假手于荅後每和御詩上輒手詔
戲慨曰得無貽厥之力乎退之玉川詩云誰謂貽厥無
基址一事正可對也

若溪

坡云賓鴻社燕巧相違月令來賓事常疑人未曾用及及
觀夢得秋江晚泊云暮霞千萬狀賓鴻次第飛顧況云
安得凌風翰肅肅賓天京杜別浦鴈賓秋

同上

東坡游金山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江山見怪驚我頑我

言詩紀事卷之三十一
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蓋與江神指水為盟
耳句中不言盟誓者乃用子犯事指則誓在其中不必
詛神血口然後謂之盟也送程六表弟云浮江沔蜀有
成言江水在此吾不食黃常明

老杜復見諸山得銀甕注引禮記山出器車汪蓋瑞應圖
曰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人不為非則銀甕出昌黎我
有雙飲醕其銀得朱提見漢志朱提銀八兩為一流注
朱提屬犍為乃邑名也茗溪

樂天以長慶二年自中書舍人為杭州刺史冬十月至治
時仍服緋故遊恩德寺詩序云俯視朱紱仰睇白雲有
愧於心及觀自歎詩云實事漸銷虛事在銀魚金帶遶

腰光戊申咏懷云紫泥丹筆皆經手赤紱金章盡到身
以今觀之金帶不應用銀魚而金章不應用赤紱人皆
以為疑而不知唐制與今不同也按唐制紫為三品之
服緋為四品之服淺緋為五品之服各服金帶又制衣
紫者魚袋以金飾衣緋者魚袋以銀飾樂天時為五品
淺緋金帶佩銀魚宜矣劉長卿有表郎中喜章服詩云
手詔來筵上腰金向粉闌勲名傳舊閣蹈舞著新衣郎
中亦是五品故其身章與樂天同為常之

書事門

近世作文者多以紫荷囊作詩從事用如宋景文詩所
謂紫觀聳麟族賦筆助荷囊之類襲而用者非一

而不知其誤也按晉書輿服志書文武百官皆有囊
綬八座尚書則荷紫以生紫為袷囊綴之服外加於左
肩則所謂荷紫者非菱荷之荷乃負荷之荷也南史載
周捨嘗問劉香曰着紫荷素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香
曰張安世傳云持橐筆事考武帝數十年佳曰橐囊
也蓋人徒見南史有看紫荷囊四字遂作一句讀之殊
未知晉書紫荷之義也 丹揚集

王儉少年以字為命嘗有詩云襖契康虞夏伊呂翼商周
又字其子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至其孫訓亦作詩
云旦爽康世巧蕭曹佐吐俗大率追儉之意而為之後

官亦至侍中

同上

杜云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戶砧九鑕巴巽火三蟄楚祠靈
書歲月也新矣樂天云吳郡兩回逢九月越州四度見
重陽去年八月十五夜曲江池畔杏園邊今年八月十
五夜湓浦沙頭水館前又前年九月余杭郡呼賓命
宴虛白堂去年九月到東洛今年九月來吳鄉兩邊
蓬髮一時白三處菊花同色黃其質直叙事又自一格

黃常明

岑參送顏平原詩序云十二年春有詔補尚書郎十數
公為郡守上親賦觴群公於蓬萊仍賜以繒帛寵餞
加等故參為長篇述其事安祿山亂明皇曰河北二十
四郡無一忠臣邪及聞平原固守乃曰朕不識真卿何

言言錄卷之二十一
如人所爲若此前呂宴資真文具耳退之云偶然題作
大居士便有無穷求福人可謂切中時病凡世之趨附
權勢以啗身利者豈問其人賢否果能爲國爲民哉及
其敗也相推入禍門而已聾俗無知諂祭非鬼無異也
碧溪

感事門

三山語錄登慈恩寺塔詩記天宝時事也山者人君之象
秦山忽破破碎則人君失道矣賢否自混淆而清濁不分
故曰涇渭不可求天下無綱紀文章而上都亦然故曰
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於是思古之聖君不可得故
曰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是時明皇方耽於淫樂而